

講話，因為他們知道美國是易為宣傳所動的。但他們也必須了解：這個國家和所有西方民主國家一樣，是尊重法律、正義和道德原則的，因此永不會歡迎戰爭，也永不會使戰爭成為政治上的必需。反之，戰爭在蘇聯的計劃中已經成為一種必需了，因為蘇維埃民主一旦體驗到在政治局軌範內的國家，或在那個無邊的大海例如中國，遭遇到困難的時候，猜疑就會發生滋長，屆時其勢必須再以若干新的國家至上神祕說來麻醉人民。這將成為戰爭的一個不可避免的因素。

一六七。Mr. Belaúnde 自稱他很少聽到過像目前正在進行中的這種辯論，其中每一國代表團所發表的演詞都是如此洋溢着誠意和信念。五十三國差異甚大的國家，各具不同的政治組織和不同的文化及文化形態，能夠各本良心行事，這個例子，蘇聯應該牢記心頭。

一六八。蘇聯也應該注意一切國家所共有的和平願望。在投票反對這個提議中的合約的時候，所有各國代表團都曾明白表示，他們希望談判應經由這個偉大的政府間磋商媒介繼續

進行不輟。這個磋商媒介是新世界感謝舊世界創立它且以其文明傳託給它的表示。

一六九。但任何人都不可相信自己是萬不會錯的。年青的國家祇可重申它們的希望，它們的焦慮，或如 Unamuno 所稱“它們對於和平的饑渴”。

一七〇。Mr. GONZÁLEZ ALLENDES (智利)動議散會。

一七一。主席宣稱尙有三國代表欲就這個問題向大會發言，這三國代表是智利代表、巴西代表和蘇聯代表；玻利維亞代表要解釋他的投票態度，蘇聯代表要答覆以前聽到的一些言論。

一七二。鑒於有幾位對大會議程下面幾個項目有關係的代表，要想於星期五即十二月二日離此，他請大會決定應通過智利代表的提議散會，還是繼續討論並進行表決。

散會動議以二十八票對十票通過，棄權者八。

午後六時二十五分散會。

第二百六十一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星期四午前十時四十五分在紐約發拉星草場舉行

主席：General Carlos P. RÓMULO (菲律賓)

譴責準備另一戰爭並提議締訂五國公約 以鞏固和平：第一委員會報告書 (A/ 1150)(續完)

一。Mr. OSTRIA GUTIÉRREZ (玻利維亞)說，在解釋玻利維亞代表團的投票以前，他先要糾正白俄羅斯代表在第二六〇次會議席上的話。白俄羅斯代表謂：玻利維亞在美國資本家利益的壓迫下，曾爲了要與巴拉圭作戰，向 Dillon Read and Co. 商得一筆借款。這幾句話是很不確實的，因為玻利維亞之取得這筆借款遠在 Chaco 戰爭以前許多年，並經如數用來修築鐵道。

二。其次，所謂此次戰爭係美國托辣斯集團所煽起這話，亦是同樣的無稽和可笑。此次戰爭的真實起因是關於 Chaco 一地的領土爭執，而這個爭執綿延幾已達一世紀之久。此外，玻利維亞從事此次戰爭完全依靠它自己的礦物資源和它人民的英勇犧牲。

三。玻利維亞人民受永恆的愛國主義理想的激勵，其行動不是一個自己沒有獨立意志，在狂熱和一時性的教條的暴虐控制下的國家代表所能理解的。所幸如白俄羅斯代表所作的一類

的歪曲言論不能改變歷史真理，也不能損害玻利維亞和巴拉圭經過傷亡慘重的 Chaco 戰爭之後，息爭媾和，在災禍之上建立起來的兄弟似的情誼和友意。

四。Mr. Ostria Gutiérrez 重申玻利維亞代表在第一委員會內所作的直率的聲明¹，略謂玻利維亞不能接受蘇聯決議案草案，即譴責準備另一次戰爭並締結五強公約以鞏固和平 (A/1149)。另一方面，玻利維亞要再確切聲明，它擁護美國和英國代表團所提出，業經第一委員會通過的那個關於和平綱領的決議案草案，因為該草案不但重申了憲章的原則，而且對弱國的和平安全提供了一層保障，擔保遇有任何行動或威脅，其勢足以引起內亂或壓倒這些國家的人民的意志時，這些國家的自由和獨立將被尊重。

五。玻利維亞代表團覺得蘇聯決議案草案第三段第一句所表示的意見，在第一委員會的決議案草案內表示得更爲清楚和完全。玻利維亞代表團因此認爲每件草案都應整個表決，若

¹關於第一委員會對這個項目的討論，參閱大會第四屆會正式紀錄，第一委員會，第三二五次起至三三七次止各次會議。

非整個通過，便應整個否決，因為其中任何一點如若單獨予以考慮，將會招致誤解，引起紊亂。玻利維亞將擁護第一委員會的決議案草案，而反對蘇聯的決議案草案。

六. Mr. SANTA CRUZ(智利)說：在第一委員會和大會的討論中，蘇聯代表遭受了至今為止他在聯合國內所遇的最大挫折。五十三個民主國家齊心一致，使得莫斯科家臣受到了愛好和平但始終是警醒着的世界公論的道義譴責。

七. 此次辯論到現在，除開波蘭代表在第二五八次會議內所作的斯大林信徒式的宣揚信仰的話以外，別無新穎意見提出。反之，蘇聯代表團和另一些擁護它的代表團，又誣控了各民主國家，指為隨着美國和英國在佈置反對蘇聯的新戰爭。這種誣控早曾在第一委員會內被壓倒多數駁斥掉了。

八. 智利代表聲言，上述這些代表團對旁人控告他們的罪狀，置之不答。他要重提這些罪狀於後：

(一)蘇聯擴張版圖，吞併了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又吞併了波蘭、捷克和羅馬尼亞的一部分土地，且欲通過東德和南斯拉夫，繼續向西擴展；

(二)它強迫波蘭、捷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和阿爾巴尼亞成立了親蘇共產黨政府；

(三)它曾鼓勵和資助希臘內戰；

(四)它曾封鎖柏林，成立了一個傀儡政府，政府人員全是受莫斯科訓練和聽命莫斯科的德國共產黨人；

(五)它向南斯拉夫宣佈思想戰爭，動員了它的附庸國，在經濟上、政治上及軍事上封鎖南斯拉夫；

(六)它違反了對華條約，且通過中國共產黨取得了蒙古、滿洲及中國本土的一部分土地；

(七)它阻止了朝鮮的統一和獨立；

(八)它在聲援和資助緬甸、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亞及馬來亞的共產黨運動；

(九)它反對馬歇爾計劃，拒絕與其他國家合作，從而破壞了歐洲的復興工作；

(十)它正在鼓勵各種共產黨派阻礙工業落後國家的經濟建設工作，惟恐這些國家內的生活水準一旦提高後，蘇聯在拉丁美洲、中東、非洲及亞洲的宣傳活動即將注定失敗；

(十一)它繼續留在聯合國內，為的祇是要利用聯合國論壇作宣傳活動，它拒絕與專門機關合作，拒絕擁護大會所通過的許多決議案。

(十二)它隔絕與文明世界的接觸，禁止國民與外國人通婚，並不准已與外國人結婚者離境；

(十三)它維持着一支數量遠過承平時時代正需要的軍隊。

九. 智利代表曾經控告蘇聯以兩副面孔的國際政策，危害和平，它的一副面孔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昨日，報紙刊載着共產黨情報局第三屆會通過的決議，這些決議與蘇維埃代表團所作的言論和辱罵，如出一轍，與全世界蘇維埃共產黨派散播的也完全相同。

一〇. 非共產主義國家不斷處在蘇聯可能侵略的威脅之下，在國境之內，同時遭受着共產黨情報局指揮下違反國家利益的行動的搗亂。如何祛除共產禍患實是聯合國的任務之一。

一一. 第一委員會雖已批准了一件決議案草案，重申為確保和平起見國際行為應該遵循的原則，而這個草案，大會雖也定會予以通過，但單此還嫌不夠。第二個步驟應是研究如何達成和平的方法與方式。各國為要防範蘇聯的侵略意向和帝國主義趨勢，已經採取了各種措施，包括集體安全協定在內，尤其是北大西洋公約。但是，其他措施還是必要的，因為上述安全協定專關確保免於外來危險的安全，對各國內部聽命於共產黨情報局的共產黨運動，則並未顧及。

一二. 故民主國家內部的統一也必須加以保障，否則，各國效忠於共產黨情報局和所採政策唯求適合蘇聯利益的運動，恐有在各國內爆發的危險。壓抑與共產黨情報局串聯的黨派，實是維持和平的許多基本條件的一種，也是對情報局第三屆會議最近通過的那些挑釁性決議案的答覆之一。當年蘇聯解散第三國際時，曾經予人以一種印象，以為它已經解除了各國共產黨派與莫斯科的聯繫。這個舉動實係由於當時迫於眉睫的危機所致。但現在，蘇聯要不在一九四九年內願意對共產黨情報局採取同樣措置，各民主國家就務須如智利一樣，對它們領土內的蘇維埃活動，予以撲滅。智利業已感到共產黨行動的影響，及現時見到危險，已由它的自由議會和獨立法庭通過決定，經由它的民主政府的執行，取消了蘇維埃共產黨參預公共事務的權利，並對一切反民主的集團和組織予以同一處置。它又同時取消了它們製造及散播反民主和反國家利益的宣傳的權利。波蘭代表曾懷疑成立已有一百二十年歷史的當今智利制度的民主性質，這是 Mr. Santa Cruz 對他的答覆。

一三. 我們必須採取安全措施，幫同使民主政治成為鐵一般的現實。智利代表追溯當年反納粹主義戰爭經過，當時人們是集合於一種自由生活的理想的旗幟之下，而不是為了要維

護蘇聯的政府制度。那時，蘇聯共產黨人曾作尊重國際民主的表現，解散了侵略性的共產國際，讓各國的共產黨可以自由行動支持民主。要使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家可以並存，這是獨一無二的方法。

一四．目前情勢和第二次大戰即將爆發時一個時期的情勢相仿。民主國家生存攸關，必須努力為自由生活的理想而奮鬥，以一種可以造成經濟與社會進步及福利的不同的生活觀與哲學，去抵抗蘇維埃共產主義的擴展。此中包含着重大的責任，而第一個責任就是要大家在各方面共同一起合作。

一五．民主國家在這一方面的成就，已經不少了。他們已經加強了聯合國和許多專門機關向這個目的去走的行動，已經促成了諸如馬歇爾計劃，對希臘和土耳其的援助，和對若干發展落後區域予以技術協助計劃和財政援助等工作。無疑的，一種新的國際合作的警覺已在全世界開展。

一六．蘇聯並未參預這些工作。但蘇聯外交部和許多共產黨派也未能削弱聯合國或阻止上述工作的成功。蘇聯的不合作並未能粉碎馬歇爾計劃和關於世界落後地區經濟發展及社會福利的初步行動。蘇聯的這種雙重失敗應使蘇聯政府深自警惕。

一七．國際合作是達成和平的唯一實際方法。這一合作，現尚不夠，必須充分開展。蘇聯現正運用着擴張主義者的技巧，時間也站在它的一邊。此外又有許多嚴重的問題，不曾解決。民主國家必須贏得這個競賽，縮短解決那些廣大問題的時限，阻止蘇聯共產主義在發展落後地區內擾亂。為要達到這個目的，國際合作必須展開，且須使之有效和及時。

一八．依據憲章原則與和平需要，這種合作在經濟方面刻已進行，目的在求增進落後地區的居民的福利。例如，傳統的觀念和成見正在逐漸蛻變之中。一個國家，如果接受另一個力量比它強的國家的經濟援助，除非這種援助的給與，目的是要取得某種政治利益，或除非違反了受惠國家居民的利益，它的主權並不受損害。一個國家也不能因為國境內尚有外國資本投資，投資條件仍是舊時代的條件，所以感覺主權有損，只要它知道如何維護它的主權，最重要的是只要投資國家能尊重憲章原則和注意睦鄰政策。蘇聯代表以前感覺有提到智利主權之必要，（第二五七次會議）智利的情形，就是如此。其他許多拉丁美洲的國家，情形亦復如此，它們都不需要越俎代庖亂獻慇懃的保護人來保護它們的主權。

一九．不過民主國家們關於解決經濟及社會問題及建立和平條件所負共同責任的觀念，

其改變還須更進一步。任何一種國際合作制度，如果目的為求某一國家的經濟發展，若不在同時使那個國家的人民得以分享到因利用它們國家資源而獲得的利益，似乎是矛盾的。集合所有上述國家去達成它們天然資源的較善的運用，這種觀念也必須加強，同時，它們必須永遠記住處處以集體責任為前提。

二〇．維護民主和平的鬭爭，其嚴重性引起了空前的問題，因此，一開頭便遭遇若干困難。但為了和平與民主的利益，上述觀念終須形成；一切國家在一個和諧的貿易與交換制度內的經濟獨立必須更快地增長。

二一．不論有沒有蘇聯合作，當民主國家較前益發民主的時候，我們必將有和平。

二二．Mr. PEARSON(加拿大)說，大會此次對於這個審議之中的項目的辯論，所涉範圍，深而且廣，觸及歷史、哲學及政治各方面。此次辯論探究了共產黨的教條。它使大會傾聽了蘇聯所作對於蘇聯外交政策的種種解釋。它又將大家已經耳熟能詳而在他看來不足令人心服的共產黨人對於非共產世界的社會、經濟及政治制度的批判，提出於大會之前，同時照例又指責不同意於上述批評的人為無知、誹謗專家，胡說八道等等。此次辯論——包括大會的辯論和第一委員會的辯論在內——除別的外，更帶來了一大團混亂，一部分原因無疑的是由於有一些人故意擾亂，另一部分原因也是由於共產黨代表團向大會提出的意見都是自相矛盾和不一致的。

二三．舉例來說；大會曾聽到 Vyshinsky 先生譴責凱洛格公約一無用處，而在同時又聽到他大聲疾呼，籲請在五強之間締結一件新的公約，所說的話比較二十年前的論據還要來得籠統和模糊。大會曾聽他說，馬克斯曾經預言，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必將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機，危機又不可避免地導向戰爭。Vyshinsky 先生曾說這些預言的正確性可由歷史為證，但在另一次場合，當他提到非共產黨主義世界的前途時，他又曾說他不是個預言者，並說馬克斯也不是。Vyshinsky 先生曾經在許多次場合中竭力否認，謂共產黨並不以為它所信仰着的社會和經濟改革必須用強暴和武力去達成。但在另一次場合；他又曾說在美國和英國兩個國家內，任何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必須是摧毀這二國建立於第一次大戰以前的政府制度。當 Vyshinsky 先生的這些話以及其他當代共產黨領袖們的相似的話餘音尚在的時候，當共產黨情報局正發出強橫和挑戰性的聲明，尤其是那些對着南斯拉夫政府而發的聲明的時候；Vyshinsky 先生現在卻要請大會相信蘇維埃革命共產主義的性質和綿羊

一樣的柔和。大會當然不會予以相信，也不會受騙的。世界的人民，除開那些理智和心靈已經被某一國家的宣傳機器所麻醉死了的人外，也是不會受騙的；這個宣傳機器阻止他們從任何其他方面去取得消息，在它認為適當時，甚至還會刪改蘇聯外交部長在大會內發言的內容，拿來給國內的人閱讀。

二四．共產黨國家代表團曾經指控若干代表——Mr. Pearson 被特別指名包括在內——提出亂人聽聞和不相干的論題，企圖轉移人民對於共產黨國家代表團和平意念的注意。當然，對於他們，任何題目使他們受窘的，都可以說是不相干，正如任何引文使他們皺眉的都被說是穿鑿附會一樣。這裏不妨請問 Vyshinsky 先生，在他看來，什麼纔算是相干的。試問在這次辯論內，大家聽到的共產黨國家代表團一個個鐘點說不完的話，其中那些纔算是合於條理的。請問 Vyshinsky 先生和他的朋友們究竟要的是什麼。據 Mr. Pearson 看來，他們要求的似乎是：大會應判定美國和英國為戰爭販子；這些國家一經判定，應由蘇聯准予加入簽訂一件和平公約，然後為蘇聯的友情擁抱所感動，它們以及其他民主國家應即裁減軍備，但在同時並無任何充分保證，謂那個世界上武裝最森嚴的國家也會實施類似的裁減辦法，或會秉着真誠懇摯的意念，共同合作來填補目前分裂着世界的裂隙。

二五．這種主張裁減軍備的宣傳已經不知多少次被人揭穿為奸計，非但一無用處，甚至有害和平，言之再三，此處再無可以補充之處。這種策略的被揭穿也從沒有如一九四五年蘇聯出版的那本審定外交史一書揭穿它的那樣有力。Mr. Pearson 接着引出這本書內的一段話；略謂裁減軍備這個概念，自古以來，即是那些一瞬之間突然愛好和平起來的政府為欲在外交上掩蔽它們的真實意圖和計劃最喜歡採用的方法之一。

二六．為了要從這次長久而曲折的辯論內擷取出若干永久性的價值，Mr. Pearson 請大家注意以下二點或三點意見，這些都是辯論時提出來的，對於如何恢復亟需的信任心，它們指出若干可採的實際辦法。

二七．Vyshinsky 先生在第一委員會內作首次發言時，曾經提到 Mr. Pearson 所說的新帝國主義在東歐茁壯生長一點；當時 Vyshinsky 先生指控 Mr. Pearson 企圖攪亂辯論中的問題。然而，Vyshinsky 先生若果真欲對維持和平有所貢獻的話，他應設法勸他的政府稍稍注意全世界對這種新帝國主義所懷的恐懼，和對這種新帝國主義為擴展勢力而採用的手段，以及對這些

手段中包藏着的和平威脅所感覺的焦慮。許多人民原本有他們自己的自由政府，現在都已被吞併在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內——新蘇維埃帝國之內了，例如：芬蘭人、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波蘭人、羅馬尼亞人等。蘇聯代表和烏克蘭代表縱然滔滔雄辯，再也不能折服 Mr. Pearson，使他相信這些人民是自動自願，心甘意服地將他們的命運和身體付託給蘇聯的。事實是蘇聯政府認為必須隔絕蘇聯境內居民與其他國家的一切正常接觸，必須歪曲和操縱一切關於其他人民的消息，以便製造誤解和恐懼，凡此都是可信的反證。

二八．蘇聯為要建立和維持一個蘇維埃勢力範圍起見而採用的方法，使得這個範圍成了世界上最不穩定和內患最多的區域之一。這是對和平的嚴重威脅，其證據每日都可以見到。波羅的海區域中有成千成萬的人民被逐離家他奔；一位蘇聯的元帥竟會成為波蘭的國防部長；匈牙利教會的領袖須交囚禁；匈牙利的一位共產黨人外交部長竟須加以叛國之罪，將其絞死；捷克政府被授意清算它的中間階層。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共產黨政府陷入內部不和，阿爾巴尼亞人民陷入經濟危機之中，每日生存都受威脅。最後，南斯拉夫的人民且不得不冒他們生命的危險，獨立為爭取他們的自由而奮鬥，把自己從蘇聯控制的桎梏中解救出來。

二九．目前情形之可怖就是如此，Mr. Pearson 誠懇地希望蘇聯政府放棄對於別國內政的侵略性的干涉，作為它對於世界和平的一個貢獻。世界別處人民正在經過一種調整和協商的過程逐漸獲得他們的自由。如若蘇聯政府能夠放鬆它目下對鄰國人民的嚴密控制，讓他們也能自由地調整他們和他們偉大鄰邦之間的關係，全世界就可以安心不少。世界再不可因巴爾幹或蘇聯邊陲的糾紛而第三次演成大戰。

三〇．此外另有其他各種實際辦法，也可用來祛除一部分戰爭恐懼。但 Mr. Pearson 不能斷定 Vyshinsky 先生是否真相信和平還有建立的可能，因為他曾經反覆地說他深信世界其餘各國是決心要對蘇聯作戰的。要是 Vyshinsky 先生真以為在第一委員會內拒絕對他的決議案草案投贊成票的五十四個國家在計劃如何攻擊他的本國，那麼，這些國家無論說什麼話或做什麼事，是否還能使他安心，實在是大可懷疑的事。Vyshinsky 先生對裁軍問題雖然說了許多話，但他好像一點也沒有認為解除軍備之後就可以使他放心不少。例如，冰島是個全無武裝的國家，但他還將它當作蘇聯的威脅看，他說：作軍事佈置或不作軍事佈置，這對他所擔慮着的那種惡意，並不一定有什麼關係。從

這句話可得的結論是：不論在何種情形之下 Vyshinsky 先生總是以爲他自己和他的本國處在危境之中。

三一．所幸 Vyshinsky 先生的話也並不總是如此令人灰心的。在其他場合中，他似乎曾經表示過，蘇聯的立場也是有伸縮甚至於和解的可能的。舉例來說，在辯論到某一點的時候他曾籲請大會正視各方面的紛歧意見，繼續努力搜尋一條達向合作和破除畛域的真正道路。

三二．在另一場合，白俄羅斯代表 Mr. Kiselev 曾說：馬克斯和列寧也相信共產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和美國及英國，是有發展睦鄰和友好關係的可能的。Mr. Kiselev 曾引斯大林大元帥的話來證實他的言論，斯大林曾說蘇聯是擁護和平並主張與所有國家鞏固商業關係的。

三三．這是加拿大代表團所懂得和相信的話。加拿大代表團願意和 Vyshinsky 先生或其同僚從事磋商，不問次數多少，只要他們真誠相信這種討論確有產生穩定和誠實的和解的可能。但要得到解決，雙方必須願意在必要時調整彼此的立場，願意將協議結果訂成簡單明確的規定，誠心誠意實行這些規定，然後將這件事當作業經解決，不再反悔。

三四．當 Vyshinsky 先生說，他的政府願意向可以解決國際問題的漫漫的磋商大道耐心穩步地走去時，我們不妨假定他說的的確是真話。這是令人發生希望的消息，它對於世界的意義比較不管多少個五強公約還要來得大，因為它使聯合國可以着手開始解決自從大戰結束以來懸擱至今的許多問題。目前情勢中最危險的一個特點是許多國家也許都在想這些問題永沒有被解決的希望了。同時，歷史還在對這些問題增加新的複雜因素，使早應改動的模型益發僵硬，使一般人都以爲是臨時的局勢帶上了些永久的色彩。這些問題在蘇聯勢力範圍邊緣的每一點上，在所有大的爭執上，到處都可找到。若非雙方彼此讓步，它們是永不能解決的。Mr. Pearson 建議：Vyshinsky 先生和他的政府對於維持和平所可作的貢獻，莫過於提出他們誠意認爲可以作爲解決這些重要問題中任何一個問題的合理磋商根據的實際建議。即使解決的祇是其中的一個問題，國際緊張情勢也可開始鬆弛，而 Vyshinsky 先生如此大聲疾呼地嚷着的和平目標也庶幾有達到可能了。

三五．所缺的還是彼此之間的信任。Mr. Pearson 不以爲這種互信可以單依靠或主要依靠說話來恢復。但要是我們能將此番辯論中各方面的發言研究一下，這對大家還是有益的。根據他本人各方面發言研究至今所得的結果，他

發覺 Vyshinsky 先生和他的同僚們似乎還是滿腦袋都是蘇聯被包圍和被干涉的那種陳舊的恐懼，不禁引以爲奇。在討論某一點的時候，Vyshinsky 先生曾表示很興奮的說世界上有六萬萬人民贊同他的意見。Mr. Pearson 假定，他是以此種方式得到他的六萬萬人民的數字的，那麼結論自然是：他將世界上除這個區域以外的國家都作爲仇視蘇聯看，但 Mr. Pearson 可以向他擔保，在自由世界內，蘇聯人民還是有他們的朋友的，這不但是指信仰共產主義的朋友，而且也是指的一切景仰蘇聯人民的英勇多才，誠懇地希望能以互相容恕、尊敬爲基礎與他們和平相處的朋友。外國的干涉在俄國歷史上誠然是一件有過的事，但早已是事過境遷了，Vyshinsky 先生實大可不必說這個死屍是個會走路的僵屍，來唬嚇他本國家內的人民。

三六．至言包圍，蘇聯的力量現在比較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爲大，蘇聯領袖當然是不會對此真有任何恐懼的，Vyshinsky 先生所以說這話，很可能的不過是因為它可以對他國內的人民發生影響，因為蘇聯的統治階級爲要團結蘇聯人民，甚至不惜製造恐懼和猜疑。這在歷史上原是慣技，但 Mr. Pearson 不相信這種想法定會繼續存在下去。從蘇聯代表的口中，大家曾經聽到不少關於這個國家的偉大進步的情形。這些報導若果真確實，希望 Vyshinsky 先生和他的同僚們能在最短期內不再將世界其餘各國決心要毀滅蘇聯人民的話告訴蘇聯人民，希望他們有一天會放棄他們習用的辦法，即從西方自由報紙中挑出寒心的故事和報導用來在聯合國內發言，或分發國內散播，藉此煽動及唬嚇無從覆核這些報導究竟是否正確和重要的蘇聯人民。

三七．結論時，Mr. Pearson 指出：Vyshinsky 先生曾在辯論中說過，要找到一些達成諒解的基礎，還是可能的。綜觀蘇聯和共產黨各國代表團的許多發言，其中只有這一點令大會引起若干希望。要是他們和他們的政府果真相信這句話，世界上其餘各國定會立刻報以反響。但這一信仰必須以行動來表示，必須表現於這些原則對於彼此共同問題的適用中。加拿大本身很願意接受這個考驗，它要求其他各國同樣接受。可惜以蘇聯對大會提出的那個罵人的決議案草案和爲支持這個草案而作的許多猛烈的演

詞來看，關於蘇聯是否真願接受這個考驗，實無令人興奮的多大證據。

三八。最重要的，Mr. Pearson 籲請蘇聯管制它手下的共產黨情報局，不要企圖以武力來推翻別國人民的政府和制度。他提醒 Vyshinsky 先生自己在辯論中所說的話，即思想的干涉常會演成軍事干涉。這句話是很正確的，其中有着對和平的最嚴重的威脅。第一委員會的決議案草案所揭櫫的原則，若被實施，可以減少這種威脅，所以加拿大代表團將投票贊成該案。

三九。主席解釋道：發言名單雖已結束，但蘇聯代表要求主席給他以答覆的權利。茲依議事規則第六十六條，請蘇聯代表發言。

四〇。Mr. VYSHINSKY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答覆英聯王國代表所稱關於裁減軍備及軍隊一事，蘇聯拒絕作任何合作努力一語(第二五九次會議)，說那個所謂常規軍備委員會的工作，對於裁減軍備問題究竟是否有任何真實關係，大可疑問。實際上，那個委員會所處理的只是它所謂的軍備管制工作。所以，Mr. McNeil 實是歪曲了事實而且還不是初次。蘇聯並未拒絕參加常規軍備委員會的工作，只是提出一個先決條件，即要求各國提出的情報應包括原子武器在內。這從蘇聯代表團向專設政治委員會提出的那個決議案草案中可以明顯地看出¹。但是，常規軍備委員會否決了他的意見，原因是它不受美國和英聯王國的歡迎。

四一。Mr. McNeil 又曾問他英聯王國的革命是不是將經過和平手段達成，還是定將訴諸武力，並且責備他不作答覆。Vyshinsky 先生着重的說，他並未擔允充任 Mr. McNeil 關於這個問題的顧問。他也從未答允他將回答 Mr. McNeil 隨意想問的任何一個問題。他也未嘗以預言家自居。關於這個問題，Mr. McNeil 應該反躬自省；相信在他的顧問們的協助下，他定會找到一個答覆。

四二。那威代表曾說(第二五九次會議)蘇聯與世界完全隔絕，出之於一個蘇聯毗鄰的國家的外交部長之口，這是可怪的言論。Mr. Lange 應該知道他的言論與事實完全不符。蘇聯代表團曾經提出過充分證據駁斥這些言論，從未見有人駁掉某一個證據。Mr. Lange 又曾很感慨的說，人人對宣傳感到厭倦了。Vyshinsky 先生奇怪的是 Mr. Lange 是指什麼樣的宣傳，擁護和平的宣傳呢，還是反對和平的宣傳。擁護和平的宣傳永不會使世界和平的真正擁護者感到厭倦；相反的，它的確可使戰販們感到厭倦，甚

至令他們頭痛。從聯合國內特別是第一委員會內的討論來看，戰販們已被和平宣傳驅至神經質的狀態中了。

四三。南斯拉夫代表又重複了(第二六〇次會議)二個月前他對大會的演詞內早已說過的誹謗(第二二八次會議)。他說蘇聯的行為與所說的話不符。Vyshinsky 先生可以向所有代表團——包括南斯拉夫代表團在內——保證這並不是事實。南斯拉夫代表又說 Vyshinsky 先生不回答他的問題。然而，我們在第一委員會內聽到的那些無聊的話，當然不能把它們當作問題看。有一個代表似欲以他的整篇演詞來證明他不是一個為某一外國服務的間諜。另一代表則恣意誹謗蘇聯——那個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代表，或可說是南斯拉夫集團的代表，甚至發言誣蔑一九四一年四月五日的蘇聯—南斯拉夫條約，殊不知那個條約是蘇聯政府崇高行為的表示，在那時等於向希特勒強盜警告，他們如若作惡，蘇聯將是一個嚴正的報復者。但南斯拉夫代表竟登上大會的演說臺，偽充馬克斯主義者，對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極盡誹謗誣蔑的能事。他竟然還說蘇聯代表不曾答覆他幾個未曾指明的問題。很明顯的，他是忘記了蘇聯代表團在先前早已說過不欲和這種人一起討論。

四四。有一些國家的代表，例如厄瓜多和黎巴嫩的代表，曾經輕率地要求蘇聯改變外交政策。但這些代表當然不是真的要這個國家改變一種基於熱烈擁護和平意念上的政策。

四五。厄瓜多代表(第二六〇次會議)曾說：第二次大戰期間，蘇聯是不得已而與其他政府合作的，想用這句話來說明目前的情勢。蘇聯的確曾與它們合作過，在抵抗希特勒強盜的戰爭中，流的是蘇聯人民的血，在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一次戰爭中，肩負的是全部重擔。但厄瓜多代表繼續說，自從戰爭結束之後，蘇聯即逐漸喪失掉這種合作精神。

四六。戰爭已經結束了，敵人是摧毀了——主要由於蘇聯的力量。很顯然的，這個國家的合作也不復是必需的了。但為掩護這種態度，自須誣控蘇聯，不顧一切事實。提出這類話的發言人隨時都可找到。

四七。厄瓜多代表不樂意於蘇聯決議案竟然直言不諱，那個決議案以適當的名字稱呼那些戰販們和新戰爭的組織者。這在厄瓜多代表看來，是一種侮辱和挑戰。但除此以外，別無他法。美國和英國的那些陸軍上將們、海軍上將們、部長們，他們每天都在威脅着要發動一次新戰爭，要消滅蘇聯的城市和鄉鎮的居民，要破壞它的工廠、學校和醫院，它的經濟和文化。

¹ 參閱大會第四屆會正式紀錄，專設政治委員會，第四十次會議。

蘇聯代表團不過是在譴責這些野蠻計劃，要求懲辦計劃者和制止他們違反和平與全人類利益的活動而已。這種態度竟使厄瓜多和烏拉圭代表感到不樂意。

四八．又有人曾說，值此世界信心支離破碎之際，蘇聯這個決議案草案之提出，不合時宜。殊不知這個草案之所以特別重要，正是爲了這個原因。要是對抗陣營內國家間的關係並不緊張，那就無用採取這類簽訂公約以鞏固和平的行動了。任何其他說法都有欠於邏輯。

四九．厄瓜多代表在提到布爾喬亞外交策略的時候，竟敢誣控蘇聯外交也採用這類策略。不管怎樣，這是 Vyshinsky 先生對他的發言的了解。厄瓜多代表此例一開，引起加拿大代表仿效於後。這一點值得略爲討論。

五〇．Vyshinsky 先生不會像某些人一樣，粗枝大葉地瀏覽了一本外交史的書，對其中若干段未曾了解，即胡亂加以引用。這些人不明瞭厄瓜多代表所說的那些蘇聯學者們於揭穿了布爾喬亞外交策略之後，即曾加以譴責主張不要應用這種辦法。現在竟有人欲以這些事實倒過來攻擊蘇聯自己。其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這些人祇翻閱了這本書而並未了解它。

五一．Vyshinsky 先生無法在他所有的這段短促時間內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但是，第二次大戰時，布爾喬亞外交所採用的策略是一種可怕的例子，不但說明了某幾個大國的虛偽，而且顯示出它們的不義。例如有人曾經說過，干涉蘇聯不能謂爲非法，正如任何國家以任何理由對蘇聯作戰，都是完全合法的一樣。

五二．Vyshinsky 先生要舉出另一個關於布爾喬亞政治道德的例子。一九四一年，英國飛機生產部長 Colonel Moore-Brabazon 曾稱：東綫戰爭最好的結局莫如蘇聯與德國兩敗俱傷，因爲那時英聯王國即可佔據領導地位。

五三．還有第三個例子。德國卑鄙地攻擊蘇聯的次日，美國有一個著名人物竟擇這個機會說，要是德國占上風，美國勢須幫助蘇聯；要是蘇聯占上風，德國須受幫助；要是兩敗俱傷，這是最理想的結局。這個例子充分刻劃出像厄瓜多、烏拉圭、智利和加拿大等國家的代表在大會中鼓吹着的是何等樣的道義。這所謂道義建築在一個原則之上，即任何手段，只要可以損害蘇聯、毀滅蘇聯的，都是有理由的。

五四．厄瓜多代表想對這個問題不會假以思索，他在大會內的發言證明出他不曾如此；這是大會在那次場合所聽到的，和以後又從加拿大與智利代表口中繼續聽到的那些無聊話語的唯一可能的解釋。

五五．烏拉圭代表曾經對蘇聯政府作爲根據的那些原則，特別詳細加以論列（第二六〇次會議）。他步先前幾位發言者的後塵，企圖歪曲真相，證明依據馬克斯主義，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可能合作的。他不過重複了最近幾週來大會已經聽過不止一次的話而已。

五六．Vyshinsky 先生對這些大會和第一委員會已經聽厭了的歪曲的話，不欲加以討論。一九三四年共產黨舉行第十七次大會，蘇聯領袖斯大林先生曾經說過：只有那些不知道歷史的人纔會去歪曲馬克斯主義。馬克斯主義是工人階級基本利益的科學的說明。聯合國大會內曾經有人作過種種企圖，聲稱馬克斯主義已經不復必需，要想殘害它。但在殘害它之前，勢必先消滅工人階級不可，這顯然是樁無法完成的工作。正如斯大林大元帥所說：自從馬克斯主義出現於世界舞台以來，要想消滅它的布爾喬亞政府數以百計。但結果布爾喬亞政府一個接着一個地消失了，馬克斯主義則始終巍然健在。不但如此，馬克斯主義還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土上，在那個一般人以爲已經消滅了的地方，取得了勝利。

五七．有人要求蘇聯摒棄它的基於一種科學理論上的外交政策。種種企圖都是想說服蘇聯；只有摒棄馬克斯主義，和平纔得確保。凡此呼籲顯然全是無聊，因爲人人都很知道蘇聯是不會摒棄它的外交政策的。而且人人都懂得蘇聯的政策是和平的政策。

五八．烏克圭代表曾經反對列寧的著名理論：無革命理論，即不可能有革命運動。他不知道，革命理論是科學的理論。達爾文的進化論是自然科學內的一種革命理論，同樣的，馬克斯主義構成了社會科學內的一種革命理論。

五九．馬克斯主義是一種科學理論，它不但指出社會在朝着那個方向變動，而且指出社會在將來將要和應該朝着那個方向變動。蘇聯代表團曾經在不止一次場合中着重指出過社會進展是依照它自己的規律的。但人類社會是個理性動物的社會，他們應該懂得社會發展的規律。馬列主義使得人們對社會發展規律有一個明晰的概念，並根據這些規律來決定未來的發展。顯然的，這也許會使一部分人士、集團和階層不樂意，尤其是那些已經腐朽了的，所以非經鬭爭不肯走下歷史舞臺的階層。

六〇．科學的、革命的馬克斯主義有一條最重要的定理，那就是，任何社會組織，非等到它的生產力已經衰落，是不會死亡的。這是一個因素，是那些指摘馬列主義，誤解馬列主義，企圖說服他們幼稚的徒衆，使他們認爲這個偉大的主義只是建立和平國際關係的一個障礙的人們所不能了解的。

六一．鍊丹術和占星術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目前是個科學的時代。不以科學理論為基礎的人是永不能前進的。

六二．Vyshinsky 先生說還有一個問題要加以討論。某一些代表似以為他們有厚顏干涉與聯合國不相關的問題的權利。Vyshinsky 先生要問他們憑何權利討論蘇聯的組織及其法律和規定？這是和聯合國毫不相關的事，這一點，美國代表了解得很清楚。美國代表 Edward Stettinius 在一九四五年致他政府的報告書中曾說，聯合國之設立，應該是讓所有國家，得依它們自己的方法，顧及它們經濟和政治的特點，在儘量不妨礙它們的內政的原則上，彼此合作，通過各項其目的在求達成聯合國經濟與社會宗旨的設施。聯合國是建築在這個原則上面的。

六三．現在，有些代表，例如烏拉圭、法蘭西、智利和厄瓜多等國的代表，在恣意誹謗蘇維埃方式之餘，忘掉了他們行為所應遵循的原則。他們不喜歡蘇的組織，這個無足奇怪，但他們應該知道，蘇聯的人民何嘗喜歡這些代表們代表着發言的各國的組織。雖然如此，蘇聯代表團從未如某些國家的代表一樣，干涉過其他國家的生活。

六四．蘇聯代表曾經投票反對美國和英國向第一委員會提出的那個決議案草案內的若干點內容，並曾投票反對該草案照全文通過。在表決某幾點內容時，它棄權並未投票，因為它認為那幾點不過是重複了憲章的規定，並無新的補充。蘇聯代表團曾經指出，該草案包含那幾段在內的用意是為要掩護其餘的內容，使得英美集團違反憲章的地方得一個合法的外貌。大會本次會議內聽到的發言完全證實了這個看法。

六五．說到此處，Vyshinsky 先生指出，智利代表的發言故意迴避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Vyshinsky 先生曾在第一委員會內公開說過，智利代表所引文字內有一些歪曲的地方。所以他曾批評智利代表以虛亂真，現在，該代表竟不作回答。和這種人一起討論顯然是不可能的事。

六六．加拿大代表的發言也證實了 Vyshinsky 先生的話。Mr. Pearson 誤解了蘇聯代表所說的關於冰島的話。適巧和 Mr. Pearson 的話相反，Vyshinsky 先生是說：作戰不必一定自己有軍隊，因為戰爭有時可以在向其他同情這類戰爭的政府租借得來的土地上舉行，而且作戰的常常是其他政府供給的軍隊。Mr. Pearson 不曾講明這幾句，他歪曲了 Vyshinsky 先生的話。Mr. Pearson 又曾說，中國、蘇聯及東歐和蘇聯友善各國的人民，合計為六萬萬人。這是算術太差了。在提到這些萬萬人的時候，Vyshinsky 先生心中所指的是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和平大會，

這個大會參加的有為和平而努力的五百六十一個國家組織和十二個國際組織。它一部分在巴黎舉行，另一部分由於法國政府的反對，改在捷京巴拉加舉行，到會的有六億人的代表。無論如何，中國、蘇聯及和蘇聯友善各國的人民，合計總在十萬萬以上。

六七．蘇聯決議案草案雖遭以上所述的種種企圖，要歪曲它的字義和精神，但 Vyshinsky 先生認為它是確保世界和平安全的唯一的方法。

六八．新戰爭的準備必須制止。若干國家為佈置新衝突而有組織採取的種種不可容許的設施必須告終。這點必須公開的說出來——這是代表們對他們的良心，對全世界人民特別是美國和英國的人民所負的責任。

六九．原子武器必須無條件禁止，嚴格的國際管制必須建立，以確保這種禁止的執行。大家以其對蘇聯代表團說教，還不如傾耳靜聽大會會廳外邊發生的是些什麼事。千百萬人民的呼聲必須傾聽，那是世界人民高呼需要和平的聲音。

七〇．不論本次會議表決的結果如何，蘇聯代表團知道得很明白；億萬人民渴望着和平，厭惡戰爭，他們很正確地把蘇聯當作為爭取和平的世界運動的柱石，他們將在大會會廳之外支持蘇聯決議案草案。

七一．Mr. SANTA CRUZ (智利)說：智利代表團為了自重起見，所以不曾答覆蘇聯外交部長最初在第一委員會內、以後又在大會本次會議內攻擊他歪曲事實的指控。

七二．Mr. Santa Cruz 在第一委員會內所讀的那段文字載在 *Istoriia Diplomatii* 一書的法文譯本的西班牙文再譯本的第一七五頁上。一讀法文譯本，大會即可比照第一委員會的紀錄，判斷他實際上曾否歪曲原意。Mr. Santa Cruz 認為一讀法文譯本即可作如下結論：西班牙文再譯本的每一行，都未曾稍失法文譯本的原意。

七三．Vyshinsky 先生特別提到他所引的“intrigaremos a todo el mundo”一詞。但這確是法文“nous intriguons tout le monde”的正確翻譯。

七四．Mr. VYSHINSKY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說：他確曾指控 Mr. Santa Cruz 歪曲事實。他將堅持這一指控，並將提出文書為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Mr. Santa Cruz 在第一委員會內發言時，曾誤引列寧於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四日發表的一篇文章。列寧原說：蘇聯將引起全世界的興趣；智利代表於引用他時則說蘇聯將陰謀違反全世界的利益——這顯然是翻譯錯誤。

七五。其他瑣屑歪曲之處還有，但他只要提出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他所根據的是 Vladimir Potemkin 的 *Istoriia Diplomatii* 一書第三卷的印行本。

七六。主席宣佈大會表決開始，依照議事規則規定，大會將首先表決第一委員會建議的那個名為“和平綱領”的決議案草案(A/1150)。

七七。Mr. ARCE (阿根廷)要求舉行分開表決，不但逐段表決各決議案草案，且連它們的名稱也要分開表決，以免將來引起糾紛。已往有些決議案，經過一番修正之後，甚至有時被否決掉之後，還保有原來名稱，以致安全理事會引用時會有困難發生。大會的決議務須清楚明白，為此理由，他提議不論首先表決那個決議案草案，在逐段付諸表決之前，首先須表決他的名稱。

七八。Mr. VYSHINSKY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認為應先表決蘇聯決議案草案，因為那是個基本文件，蘇聯代表團遠在第二二六次會議即已提出。它在第一委員會內也是被首先表決的。

七九。所以他要求首先逐段表決蘇聯決議案草案。然後，大會可以再表決第一委員會的那個決議案草案。表決後者時，他也要求舉行逐段表決。

八〇。主席指出：大會的慣例是首先表決各委員會所建議的決議案草案。主席將遵照慣例辦理。

八一。Mr. BEBLER (南斯拉夫)提出程序問題，要求於表決蘇聯決議案草案時，分開表決其中第三段的第一句。

八二。主席將第一委員會提出的那個決議案草案的名稱提付表決。

該名稱以五十一票對五票通過。

八三。主席將第一至十三段連續付諸表決。

第一段以五十四票對零通過，棄權者五。
第二段以五十三票對零通過，棄權者五。
第三段以五十四票對零通過，棄權者五。
第四段以五十四票對零通過，棄權者五。
第五段以五十三票對五票通過，棄權者一。
第六段以五十二票對五票通過。
第七段以五十三票對零通過，棄權者五。
第八段以五十三票對五票通過，棄權者一。
第九段以五十四票對零通過，棄權者五。
第十段以五十三票對五票通過，棄權者一。
第十一段以五十一票對零通過，棄權者五。
第十二段以五十二票對五票通過，棄權者一。

一。
二。
第十三段以五十二票對五票通過，棄權者二。

八四。主席將該決議案草案全文，整個提付表決。

該決議案全案以五十三票對五票通過，棄權者一。

八五。主席將蘇聯決議案草案(A/1149)的名稱提付表決。

該名稱以三十九票對五票否決，棄權者十一。

八六。主席將該決議案草案的第一、二兩段連續付諸表決。

第一段以五十一票對五票否決，棄權者二。

第二段以三十九票對五票否決，棄權者十五。

八七。主席將第三段第一句提付表決。

第三段第一句以二十一票對十三票否決，棄權者二十三。

八八。主席將第三段的其餘部分付諸表決。

第三段其餘部分以四十一票對五票否決，棄權者十。

八九。主席宣稱：蘇聯決議案草案既無一段獲得通過，故無庸再將全案付諸表決。

午後一時零五分散會。

第二百六十二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星期四午後三時在紐約發拉星草場舉行

主席：General Carlos P. RÓMULO (菲律賓)

力喜騰斯坦因申請為國際法院規約當事國：第六委員會報告書(A/1054)。

一。第六委員會報告員 Mr. FERRER VIEYRA (阿根廷)提出第六委員會報告書連同決議案草案(A/1054)。

二。主席將第六委員會提議的決議案草案提付表決。

此項決議案以四十票對二票通過，棄權者二。